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审视与解构

●程仙平 吴建文

摘要 在提高老年教育覆盖率、赋予老龄群体学习权利的同时，数字化学习给老年学习者带来新问题。老龄群体在参与数字化学习过程面临中等程度的外部性和内部性两种类型障碍。提升老年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增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营造终身学习氛围，成为消解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学习障碍

作者 程仙平，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30）

吴建文，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30）

在老龄化时代，老龄群体的学习问题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学习为老年教育发展提供了新载体与新思维，提高了老年教育覆盖率，极大地满足了老龄群体的终身学习需求，有效地促进老年教育供给侧改革。在对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的一片赞誉声中，我们忽视了老年学习者的数字化学习效率与效益等问题。实践证明：数字化学习除了给老年教育、老龄群体带来诸多“福利”，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矛盾，即数字化学习障碍。国内外有关学习障碍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领域，伴随着终身教育理念成为民众的普遍共识，非学龄段的人群学习障碍备受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老年学习者学习障碍问题引起国内有关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实证研究，以问卷调查为

基础，从若干个案中总结提炼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症状表现及影响因素，寻求问题解决的路径。

一、研究背景与方法

数字化学习有效地打破了时间、空间、容量的限制，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资源共享和交汇，节省了学习者学投入，使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任何知识”成为现实。然而数字化学习的实效同人类预期值仍存在一定距离，人类正承受着一系列因数字化而带来的学习障碍。

（一）数字化学习障碍概念内涵

数字化学习（e-Learning）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00年，指“一种基于网络环境的，具备了从提供动态信息、获取教学资源，到允许学习者参与复杂的交互式虚拟教学活动等多种功能，通过创建

本文系2015年度浙江省教育技术研究规划课题“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与解构”（编号JB035）和浙江广播电视大学“312人才培养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不仅支持信息传递,而且支持经由信息的探索和应用以获取新知识的虚拟环境,为教育者和学习者提供了强化教学和学习经验的机会”[1]。目前,数字化学习处于学习者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选择和使用社会性软件为学习提供服务,进行自我导向、自主、创新性、交互式、协作式、建构式学习的 e-Learning 2.0 时代[2]。数字化学习改变了学习的时空概念,实现了学习资源共享,赋予了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权利,有效地扩大了教育公平。

老龄化社会,数字化学习在达成老龄群体的终身学习需求上存在可能与可行,但数字化学习对学习者的学习基础、学习心理以及信息素养有特殊要求,这对老年人而言,提出了诸多挑战。依据学习障碍的概念内涵,本文认为数字化学习障碍是学习者数字化学习的“负面”影响因素,直接制约着数字化学习效果和学习收益。相对于普通成人学习者,老年人因生理、智力和情感的特殊化缘故,其数字化学习处于更加复杂的情境,受到自身、社会和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面临着更多障碍。

(二) 研究方法

如上所言,数字化学习障碍是推进老年教育事业必然要正视的问题,有效分析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有助于分析学习障碍来源,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老年学习者,影响老年群体数字化学习。根据已有研究和调查结果,本研究将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简单划分为两类,即外部型学习障碍和内部型学习障碍。其中,外部型学习障碍指老龄学习者在参与数字化学习时面临的外部现实条件妨碍其参与或有效学习的问题与困难,主要包括数字化学习的外部支持条件。内部型学习障碍指老龄学习者在参与数字化学习时存在自身条件起阻碍作用的问题,主要包括身体健康问题、记忆力衰退、技术操作中的障碍以及已有知识基础薄弱等。

本研究以文献资料为基础,选择若干名在学老年人访谈,编制完成了《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调查问卷》,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学习障碍量表和学习障碍描述等内容。学习障碍量表包括信息素养

障碍、心理障碍、生理障碍等多维度,问卷信效度良好,总体 α 信度为 0.91,结构效度为 0.78。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老年学习者发放问卷 285 份,回收有效问卷 242 份,回收率为 84.91%。该问卷的信度为 0.910,属于信度较高的问卷。量表包括 16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法,“完全符合”记 5 分,“符合”记 4 分,“不清楚”记 3 分,“不符合”记 2 分,“完全不符合”记 1 分,其中,1—1.8 分表示无明显障碍感,1.8—2.6 分表示有一点障碍感,2.6—3.4 分表示有明显障碍感,3.4—4.2 分表示有较强障碍感,4.2—5.0 分表示有很强障碍感。

二、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分析

(一)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概况

据统计,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平均分为 2.91,参考量表标准“2.6—3.4 分表示有明显障碍感”,可见,抽样调查的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存在明显的障碍感。

依据数字化学习障碍量表中五点计分法的原则,表 1 表明:在被调查对象中,32.23% 的老年学习者参与数字化学习处于有一点障碍感的状态,39.67% 的老年学习者处于有明显障碍感的状态,15.29% 的老年学习者处于有较强障碍感的状态,共计 95.45% 的老年学习者在参与数字化学习中具有不同程度的障碍症状。由此可知,多数老年学习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数字化学习障碍。

表 1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程度分布

项目	人数 / 人	百分比 / %	有效百分比 / %	累计百分比 / %
无明显障碍感	11	4.55	4.55	4.55
有一点障碍感	78	32.23	32.23	36.77
有明显障碍感	96	39.67	39.67	76.46
有较强障碍感	37	15.29	15.29	91.75
有很强障碍感	20	8.26	8.26	
总计	242	100	100	100

(二) 内生型数字化学习障碍分析

由表 2 可知,信息素养成为了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内生型障碍第一要素,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表 2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内生型障碍

序号	障碍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1	信息素养	2.27	1.195
2	心理	2.30	1.221
3	生理	2.36	1.169

一是生理因素。随着年龄增长，老龄群体的身体机体组织和细胞步入退化衰老，生理变化使老年学习者感到力不从心，生理因素成为老年人参与数字化学习无法回避的障碍因素。研究表明，人类“长时记忆（或称信息贮存）很少随年龄发生变化，与年龄有关的减量发生在短时记忆的获得上”^[3]。老年人数字化学习时会因短时记忆的下降而力不从心，需要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中。与此同时，数字化学习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如“坐在电脑前，看视频、点鼠标，时间长坐不住……很多操作我们老年人不懂，就不想学，身体吃不消”。记忆力退化、体质下降、视听退化成为了阻碍老年人参与数字化学习的三大生理因素（表 3）。调查发现，面对日益发达和丰富的数字化学习资源，众多老年学习者表现出高涨的学习热情，但在自然规律面前他们望而却步，这也是在推进老年教育数字化学习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表 3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生理因素分析

序号	项目	n	%
1	记忆力衰退	215	88.84
2	体制下降	190	78.51
3	视听退化	176	72.72

二是心理因素。研究表明，网络学习者的心理障碍因素主要来自于非智力因素^[4]，包括不能有效支持网络学习活动的价值观、态度、经验、自信心等。动机持续性缺乏、自信心流失、焦虑情绪严重是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心理障碍的三方面表现。老年人虽然退居社会二线，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遭遇时间、家庭等问题困扰，承担多重社会角色，难以全身心投入学习。相较年轻人而言，老年学习者在数字化时代呈现出更多不适应、不自信，心理上表现出焦虑不安等现象，这些因素制约着老龄群体参

与数字化学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收益。

三是信息素养因素。信息化生存已是现代人新的生活方式，信息素养极大地影响着个人的生活质量。参与数字化学习，老龄群体的信息素养是难以逾越的要素之一。调查显示，老龄群体的信息素养表现出巨大差异性，如部分人老年人“打字慢，电脑不会操作”、部分老年人“畅游在网络时代”。总体而言，信息技能差、基础知识缺乏成为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重要障碍。老年人技术操作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类，即由衰老引起的认知、运动能力的变化对计算机使用的影响；成长时代缺乏技术使用的经历；老年期与社会疏远及社会对老年人技术服务投资不足^[5]。

（三）外生型数字化学习障碍分析

表 4 显示，有效的学习支持成为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首要外部条件，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表 4 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外生型学习障碍

序号	障碍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1	学习支持	3.73	1.430
2	家庭支持	3.67	1.315
3	社会支持	3.42	1.205

一是学习支持因素。学习支持服务是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的基础与关键。作为特殊的学习群体，老年学习者在学习支持上需要更多关怀与服务。但目前，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跟不上，无法满足他们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资源投放、平台设计、在线互动等方面忽视了老龄群体的特殊性需求。访谈发现，“学习平台资源丰富，但适合我们老年人学习的并不多，且缺乏给我们引导”，老年学习者指出在线数字化学习平台存在“青年化”倾向，亟待“量身定做”学习平台。

二是家庭支持因素。对继续参与学习的老年人而言，他们在继续学习的同时仍要承担其他角色，家庭支持与否成为他们参与学习的重要影响因素。面对多重角色的冲突，在不影响其他社会角色的同时扮演好学习者的角色，处理好学习和家庭、工作

的关系，这无疑对老年学习者是巨大挑战。

三是社会（文化）支持因素。就社会氛围而言，制约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因素繁杂，尤其是目前，全社会“人人学习”的终身教育氛围尚未完全普及，制约了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积极性。很多民众对老年人学习，尤其是参与“高端”数字化持怀疑和不解的态度，认为“学习是年轻人的事情”。

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不可避免存在学习障碍，老年学习者面临的数字化学习障碍既有自身制约因素也有外部制约因素。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是老龄社会中数字化赋予时代的挑战，也是促进信息技术与老年教育深入融合的重要议题。

三、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的消解策略

数字化学习赋予了老龄群体学习能量，扩大老龄群体的学习空间和学习机会，提高老年教育的覆盖面，然而这种新型的学习方式依然给老龄群体带来一系列学习障碍，因此，有效消解数字化学习障碍是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营造氛围是消解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的前提

终身学习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之本，是人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应有的生活态度，终身学习文化更是老龄化社会的动力内核。终身学习文化重在培育学习意志、培养学习精神，实现“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数字化学习作为促进“老年人融入社会、融入时代、融入群体，提高生命质量，积极参与社会，发挥自己的睿智和才能，展现人生的价值和新的生命力”^[6]的重要途径，应秉承终身学习的文化蕴涵，促进老年学习者的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促进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塑造“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社会氛围对包括老年学习者在内的社会成员有着潜移默化影响。其一，积极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倡导终身学习观，营造敬业勤奋、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打造全民学习的大众文化，形成老年人“学、为、乐”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氛围。

其二，积极提升家庭文化氛围以支持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加强家庭成员对在学老年人的人文关怀，注重培养家庭成员终身学习的意识，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其三，形成政府支持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的政策环境，树立典型学习榜样，合理规划老年人教育事业发展。

（二）提升能力是解决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的核心

显而易见，老龄群体遭遇数字化学习障碍与其自身数字化学习力呈显著相关，为此提升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能力是破解数字化学习障碍的有效途径。信息化社会倡导人人平等，“但具有信息素养的人具有捷足先登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够比缺乏足够信息的人做出更为理智的决定”^[7]。数字化学习力是指学习者能够有效地使用数字化学习工具、具有数字化学习意识、利用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服务、相互合作沟通的数字时代的学习能力，也是能够熟练地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的能力”^[8]

就老年学习者而言，提升能力是消解学习障碍的核心。其一，激发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是推动老年人参与终身学习活动的内驱力，学习动机的强弱直接影响老年人学习进程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唯有充分激发老年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方可调动其数字化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培养老龄群体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其二，提升老龄群体信息素养。强化老年学习者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帮助他们提高使用计算机的效率，减少使用计算机时的内心焦虑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其三，提升老龄群体自主学习能力。应注重数字化学习策略指导，通过师生交互、同辈互助，优化数字化学习技术指导，逐步提升老年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强化服务是干预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障碍的保障

数字化学习主要基于网络资源的自学。网络能够传送优质的教育资源，却无法很好地传递学习中的人际关怀。故此，强化老龄群体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是提升数字化

（下转第 79 页）

共同目标是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建设产生凝聚力的动力。因此,高校科研创新团队要根据党组织的工作任务,按照细化、量化、科学化的要求,合理确定工作目标,推行目标管理,把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将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融入支部的目标管理体系中;要建立责任机制和目标机制,强化科研团队抓党建的“主业”意识。在管理体制方面,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要着力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创新党组织生活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参观考察、党组织共建、形势报告会、技能竞赛等形式加强对党组织成员培训的实效性,大力发展青年科技骨干加入党组织。在工作绩效考核评估方面,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要按照支部自评、党员自评、业绩考察等步骤,坚持定性与定量、适用性与科学性的原则,围绕科研创新团队的中心工作,兼顾党建和科研二者的成效进行考评。

总之,党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其质量直接影响着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的发挥。加强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党组织建设,要始终围绕科研

和党建的中心工作,根据自身特点,找准团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最佳结合点,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正确处理好总体要求与分类指导、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关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针对性与实效性的统一。只有这样,这一特殊基层党组织才会充满生机和旺盛活力,为高校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参考文献:

- [1]任海涛,魏巍. 党建工作在提升高校科技竞争力中的作用探究[J]. 教育与职业,2010(29):39.
- [2]管永前. 当前高校教师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7):30.
- [3]蒋满秀. 我国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的研究[D]. 长沙:中南大学,2005:10.
- [4]王磊. 大学创新学术团队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21-24.

(上接第 57 页) 学习质量有效途径。其一,积极开发适合老龄群体学习特征和个性需求的数字化资源,合理安排在线资源的播放速度与时间等,以营造资源丰富的、人性灵活的学习环境,有利于降低老年学习者数字化学习障碍。其二,加强适合老年学习者的数字化学习技术研发,开发简单易学、可视化的在线学习互助平台有助于降低老龄群体对信息技术的陌生感,增强在线学习的交互功能,减少其独立学习的孤独感。其三,强化数字化学习过程的监控辅助,及时掌控老年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快速有效解决他们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困难与疑惑。

综上,数字化学习在满足老年人特殊学习需求方面具有巨大优势,基于老年学习者的终身学习个性需求,开发适合他们的学习资源,提供合适的支持服务,逐步克服老龄群体参与数字化学习的障碍因素,将在老年人继续社会化领域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Bryn Holmes, John Gardner. E- Learning: Concepts and Practice [M].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2006:14-15.
- [2]徐锦霞,钱小龙. 数字化学习的变革:理论基础、学习文化与学习范式[J]. 中国远程教育,2013(11):53.
- [3][7]陈庆礼,张海勇. 成人网络学习者学习障碍的调查与分析[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3):20,20.
- [4][8]袁克定. 在线学习与发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6.
- [5]Notess, Mark, Lorenzen - Huber, Lesa. Online Learning for Seniors: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J]. Elearn Magazine,2007(5):5.
- [6]张利远,王春丽. 终身学习理念下老年学习障碍个案的实证研究[J].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3(3):22.